

工字出頭已入土：

1970-80 年代「工人文學」中的藍領工人處境

(初稿)

蔡志杰*

摘要

1970 年代興起的「鄉土文學」，其寫作風格實為「現實主義」文學，作者多從社會上基層民眾的日常經驗汲取素材，表達其生活的困苦與艱辛，關照的對象包括農民、漁民及工人等。

在這其中，「工人文學」是常被提起的一個分支，「工人文學」的寫作者，尤其是描寫藍領工人處境的作家，往往自身亦有在製造業的職場工作的經驗。最具代表性的如楊青矗與陌上塵等，他們從自身的經歷出發，或透過觀察、調查，理解周遭同事甚至不同性別、行業工人的處境，從而轉化為其筆下故事的角色。

論者有謂，「工人文學」的寫作者往往帶有崇大的淑世理想或道德情懷，欲以表現工人在評等制度等管理方式上的挫敗與受辱，來展示工人在勞資關係上的不公不義待遇。這樣的昭示，相當程度是想要促成現實的改變，提升工人的勞動條件。只是，這樣的淑世或道德情懷，就常常將故事主角設想在處於高度困境、卻又缺乏資源的個別工人身上，這反而使得行動的主人翁難以找到現實上的出路，或陷入自毀的情境。

本文的目的，就在於從檢視 1970-80 年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開始，梳理台灣戰後的現代化歷程，以此來重新還原台灣勞工出頭天的契機。

關鍵字：工人文學、勞動者

* 現為高雄市人民團體聘僱人員職業工會研究員。

一

陸敏成在某家大型工廠擔任電氣技工，五年前，公司開始實施工作評價的分等，按照等級來發放薪資。照理說，工作評價的評等應該以工人的技術程度為準，但實際上，因為評價的決策權集中在少數主管身上，與主管關係好的工人往往可以得到較高等級的評價，而缺乏這層關係的，就只好成為工廠中的「低等人」。陸敏成認為自己的技術不差，卻只得到技術工人中最低的五等；他的同事張永坤因為年資久，本來是全廠數一數二的高薪工人，評價後僅為九等，而同張一樣工作的，有評十二等的。

五年來兩人憤憤不平，多次向課長反應皆沒有結果，於是對工作採取消極的態度，能拖就拖、以沉默的怠工來表示抗議。最後，陸敏成不願將自己的歲月耗費在無升遷希望的工廠，於是辭去工作，打算專心投入在家中開設的電器行生意。

上面這個故事出自楊青矗的小說作品〈工等五等〉。楊青矗原名楊和雄，1940年出生於台南七股，11歲時舉家遷居高雄市。楊父在中油高雄煉油廠擔任消防員，1961年的清明節那天，因光隆號油輪爆炸案而殉職；楊青矗隨後也進入位於後勁的煉油廠，擔任倉庫管理的工作，1967年發表第一篇小說作品。1970至74年間，楊青矗完成他第一批以工廠勞動者為主角的作品，陸續發表在報刊上，這些作品獲得了不少迴響，1975年首度集結成《工廠人》出版，楊亦因此被加上了「工廠小說家」的稱號。〈工等五等〉即是這一系列作品中最早發表的，後來亦收錄成為《工廠人》的第一篇小說。

《工廠人》的系列作品，主題聚焦在工人的工作評等，以及工廠編制外的臨時工等議題。《工廠人》出版後，有評論者認為楊青矗的作品太過集中在「工資」問題，仿佛工人只是為工資而工作的經濟動物，認為楊應該多描寫勞工生活的其他面向，而不僅是工廠圍牆內的薪資問題。楊則認為，他反應的是基層工人的真實處境，畢竟薪資是勞工家庭賴以維生的基礎，則薪資問題對勞工來說當然是重要的議題。

二

於是，在楊青矗的筆下，工作評價的評等制度、以及管理階層與基層員工之間的階序差距，就像是巨大的幽靈籠罩在工廠上空，無時不刻對勞工的行為產生著影響。這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，大約就是〈低等人〉。

董粗樹在宏興公司的宿舍宏興新村收垃圾，三十年來每天拖著垃圾車挨戶清除每家門口的垃圾箱。粗樹伯是臨時工，不能和正工一樣搭交通車上下班，每天來回

得走四個鐘頭的路從家裡往返宏興新村，他今年 65 歲，按規定該退休了，但臨時工沒有年資、也就沒有退休金。粗樹伯家中僅有九十多歲的老父、別無其他親人，他接到解僱通知後，深感失去工作後將無以維生、更別說奉養老父，於是打定主意在最後的一箇月中，想辦法讓自己因公殉職，這樣家屬還能拿到撫恤金，他的老父就會有一筆錢來維持生活。經過一番折騰，他所設想的方法都沒有成功，反而是在離職前的最後幾天，他同樣拉著垃圾車在宿舍區行走，忽然後面疾駛而來一輛轎車，此時垃圾車因為車輪壓到石頭而傾斜，他靈機一動，順勢連人帶車翻倒在路中央，就這樣被總工程師的轎車撞擊而亡。那是粗樹伯一生所做的最成功的一次，粗樹伯在逐漸昏迷中綻開一絲痛苦的笑容。

董明山把粗樹伯的死訊告訴他父親時，老人家昏厥過去。被叫醒後雙手亂摸著站起來哈哈大笑。

「我的粗樹高升了，他一生最希望的是能升正工。他升了，他升了，哈哈，哈，他升了！」

作為一名臨時工，他唯一能和正工被相提並論的時刻，就是「因公殉職」。

三

面對廠內由少數管理階層把持的工作評價等級畫分，對於基層工人來說，既然「有關係就沒關係、沒關係就有關係」，則有些工人就會想盡辦法也要拉關係，以使得自己在評價制度中能夠得到較好的等級畫分。這雖然是現實，但楊青矗的作品帶著淑世理想或說道德情懷，描寫這樣的情境時，往往會給主角安排一個意外的結局，以顯示其作品中的道德教化觀。

以〈升〉這個故事來說，描寫的是坤煌機械廠的林天明，幹了 16 年的臨時工，好不容易跟總管理師一家人打好關係，透過總管理師的批文得以補升正工，他想說應該包一個紅包給總管理師當謝禮，於是跟親戚鄰居借了一大筆錢，放在禮盒中拿去總管理師家。想不到總管理師因而大怒，林天明 16 年來升正工的夢想反而破滅。用楊青矗式的話來說，就是林天明想扶主管的卵泡結果扶錯了方法！

〈囿〉則可說是其中最駭人的故事。大坤塑膠的史堅松在廠內的工作評價是六等，他三番兩次向同時身為評價委員的課長吳豐祿請託，請他幫忙課內的同仁爭取重新評等，但都遭到課長的拒絕。後來吳課長高升廠務主任，新課長也覺得大家的評等太低，向每位評委一一拜託給課員升至九等，但公文到了主任手上，只加了一等至七等。

楊青矗透過一次又一次的事件，積累史堅松對於廠務主任的怨氣，作為讀者，我們也透過一次又一次的事件，看出管理階層與基層工人間那無可跨越的威權鴻溝。公司調薪按比例調，結果原來就較高等數的人也調的較多、差距越調越大；史堅松在其他部門找到缺額想調過去，主任不放人；史堅松想參加廠內的晉升職員考試，主任也不給考。

史堅松找吳豐祿理論，在盛怒之下，他兩手高舉身邊的椅子向吳豐祿打下去：「今天我一定要掙脫你的操縱！」史堅松失手打死吳豐祿，隨即跳出工廠圍牆開始逃亡，但他覺得吳豐祿的幽靈一直糾纏著他，吳豐祿不僅在世時利用職權一直操縱著他的命運，死後仍然以亡靈之姿操縱著他的心靈。

「史堅松，你跑哪裡去？儘管被你逃脫了，你過著躲躲藏藏的逃亡生活，這種命運不也操縱在我的手中？哈！哈！哈！」吳豐祿的幽靈似乎在陰暗的洞裏漂浮。

對於語言學與文字學也頗有研究的楊青矗，非常形象化地將這一篇小說的標題命名為「囿」。非常形象化地顯示出，工人的處境就像是被四周緊閉的籠牢所禁錮的卑微個體。

四

時序來到 1981 年，有一篇短篇小說發表，故事是在說，一名在工廠做基層工作的退伍老兵，某天忽然決定爬上城市周邊一座高達兩百餘公尺的鐵塔。整篇作品都是在描寫，主角爬上高塔過程中的心理狀態與所思所想。他回想起小時候的故鄉情境、當兵時槍火煙硝的歲月，以及自己一直未能完成的終身大事。主角爬上高塔的目的，是因為那兒離天堂最近，他可以代表無數子民的心願，祈求上蒼以憐憫、同情、關顧的胸襟，讓世界得以永遠祥和。他有著「救世主」的想法，不過這其中還包括了那麼一點點抗議的色彩存在，至於想要抗議什麼，主角自己也不十分明確。最後，塔下的人終於發現他的行動，數名消防人員趕上塔來將主角帶了下去。

這篇作品標題是〈天梯〉，作者陌上塵、原名劉振權，1952 年生的苗栗人，16 歲開始到基隆和平島的台灣造船公司工作，十大建設時期政府於高雄港邊建立中國造船廠，陌上塵至日本受訓回來後轉至中船工作，直至 1994 年退休。陌上塵於 1970 年代末開始創作，最早期的作品是詩與散文，1980 年代開始寫小說，尤其是 1983 年的《夢魘九十九》、1986 年的《長夜漫漫》與 1997 年的《出局》等小說集，故事大多描寫勞工的生活處境。彭瑞金稱他是第二代的工人小說家，認為他的作品跟楊青矗相似，「但關注的角度去有明顯的區別，陌上塵比較能兼顧

工人心理與社會生活層面的衝突，不特別強調來自政治、經濟層面的問題（2017，頁9）。

五

如果說陌上塵的作品更著重在主角的心理描寫方面，我是同意的；但如果說陌上塵的小說對於工人的描寫有著更寬廣的面向，其核心還是離不開經濟生活。只是在楊青矗那裡，常見的議題是工作評等與臨時工，到了陌上塵，就轉換成為裁員資遣的議題。

〈失去的城堡〉是典型的代表作。一名在國營事業工作的老技工，因為不善於逢迎而始終沒有升上領班，在他符合退休資格的兩年前，接到公司的資遣通知。

……這時候，我開始注意大門四周的圍牆，這座圍牆四面八方的將公司所有廠房團團圍住，綿延數里的牆將裡外隔成不相同的兩個世界，當外面的行人正在忙著為生活奔波時，裡面的成員，卻因為受到保護而能安心的工作著，如果圍牆以內算是一座城堡，那麼城堡裡的住民可真是太幸福了！

可是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，如今，這座城堡已經逐漸傾頹，為了更具備與人競爭的能力，城堡中開始採取非常的手段，在企業無情的殘酷現實中，也只有具備非常手段的人，才能夠生存。

我彷彿看見城堡中的人們不斷的往外奔逃，他們驚慌的找尋逃走的方向，他們掙扎著雙手撥動前人的肩胛，甚至於更強壯的人，踩踏過別人的頭顱優先跳開了。

這名老技工只是冷眼旁觀城堡的傾頹，猶如〈天梯〉裡那名爬上高塔的老兵，站上一個莫名其妙的抗議位置，但不知抗議內容為何。在更多的故事裡，陌上塵的小說主角跟楊青矗筆下的角色一致，都會跟自己的主管理論、爭吵，甚至，這些主角因為受了莫名的傷害，還會採取各式各樣毀人以及自毀的行動。

在〈兒子的天空〉裡，秋山因為工作太忙，延誤了發燒的兒子送醫急救的時間，致使三歲的兒子成為植物人，五年過去仍然沒有進展，秋山的幻覺讓他以為兒子變成一條蠕爬的長蟲，他想殺死長蟲以保護自己的兒子，於是就對準長蟲脖子的部位狠勁的掐了下去，直至長蟲不再動彈。〈焚城記〉裡，「我」的父親原本是長城企業的員工，卻因被裁員而抑鬱以終，我潛伏進入長城打算報仇，得到信任設計公司自動化設備的 IC 板，就在自動化設備即將全面上線時，我偷偷換掉一塊關鍵的 IC 板，足以使得所有線路啟用後發生短路，所有自動化設備將付之一炬。

在〈結〉裡面，林順福因家中貧困而在少年時代罹患無法治癒的宿疾，後來雖然結婚生子，但身體的病痛一直困擾著他，舊疾復發加上工作的壓力，他在庫房看到一條尼龍繩，他打了個死結，將繩子從庫房樑柱上垂掛而下，他將自己的身軀垂吊在半空，脖子上的死結也越拉越緊。

我們在楊青矗的〈囿〉所看到的，是工人被四周緊閉的圍牆籠牢所禁錮、無處可逃；我們在陌上塵的小說中所看到的，則是一群失去城堡無路可走，而毀人自毀的末路男性藍領工人。

六、小結：謎樣的 1970 年代台灣勞工？

劉華真在她的論文中提到，1970 年代的台灣是個多事的年代，但扣除外交及政治的騷動之外，我們對於這個多事之秋年代的社會抗議—特別是非菁英的社會抗議—所知有限（2010，頁 32）。在一些學者的研究中，1970 年代的台灣勞工基本上是溫馴的，雖然勞資爭議的數量開始上升，但並沒有轉化為大型的群聚性集體行動，這代表當時的官資對於勞工的控制依然有效，這樣的論述，可說是為了解釋勞工集體行動為何在 1980 年代後期的爆發而鋪路（2010，頁 33）。

但勞資爭議的件數畢竟是上升的，根據劉華真的歸納，發現 1970 年代的勞資爭議抗爭行動，集中在兩類產業：男性、重體力、平均薪資高於製造業的礦業及運輸業；以及女性、非技術勞工為主、平均薪資低於整體製造業的紡織及成衣業（2010，頁 41）。

劉華真同時提到此時期勞工抗爭的「私人化」，表現在抗爭時大量採用強搬貨物、封鎖廠房，甚至是言語恐嚇、圍困或暴力攻擊同事、雇主及管理階層的行動。作者認為這或可解釋為，當時缺乏制度性的管道來討回公道，致使工人轉向行使「私人化」的抗議行動（2010，頁 46-58）。

我們的確可以在楊青矗及陌上塵的小說中，看到這些「私人化」抗爭的身影：基層員工與主管間的大量爭執、甚至是暴力。而且這些行動往往是個別的、缺乏群聚性，在楊青矗的作品我們看到勞工的沒有出路，在陌上塵的作品我們甚至看到缺乏出路之後的自暴自棄，也就是各式各樣的自毀行為。

接下來我想稍微談一下此時期工會組織在勞工抗爭中扮演的角色。如同前面談到關於 1970 年代勞工抗爭的研究不多，對於 1970 年代的工會組織研究也是稀少，研究者通常把眼光聚焦在 1980 年代末期的所謂「自主工運」大爆發。但如果從楊青矗與陌上塵的小說看起來，在他們寫作工人小說的年代（楊是 1970 年代，陌上塵寫工會較晚、1980 年代以後），其實都已經開始談到，工人試圖透過工會

組織來發動抗爭。

但同樣地，在小說中這些工會組織者通常也是個別而寂寞的，受到黨政系統及公司的聯手打壓，好不容易建立的行動團隊因利誘分化而支離破碎，一般工人群眾心中雖有不滿，但大多冷眼旁觀不敢發聲。楊青矗的作品被認為是帶有強烈淑世理想的，或許因為如此，他後來的寫作中常加入「媒合劑」的角色，讓勞資衝突的對立減緩一些，他對於勞工自身的陰暗面描繪也有所克制；然而，陌上塵尤其悲觀，在〈遊俠賈天下〉中，賈天下是一名富有正義感、熟悉勞動法令、善於運用媒體及謀略的工會幹部，為勞工爭取了不少權益，卻因而高處不勝寒、變成缺乏同志的孤寂英雄，最後，公司設計了一個局面讓他與領班互毆，然後再以此為理由將他開除，沒有人可以救他：「望著那些逐漸遠去的船廠同仁，他喃喃自語，跪在高台上的身影在夕陽的映照下，顯得多麼的淒涼，多麼無奈！」

在〈表決〉中，工會與公司因為「員工互助基金」的運用問題槓上了，公司為了瓦解工會的反對，將工會幹部招待至北海岸旅遊，並叫來女郎作陪。羅青祥發現事態不對，趕緊離開現場回家，可是其他工會幹部差不多都進入情況了。來到工會開理事會投票表決的日子，心急的羅青祥一不小心在工廠門口出了車禍被送醫院。最後，這裡就以羅青祥當時的心境，暫且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。

躺在病房裡的羅青祥仍然記掛著理事會投票的事，他三番兩次的想按鈴叫來護士小姐，請她無論如何，一定要幫助他趕回去投下他神聖的一票。可是，每當他翻轉身子想要有所動作時，一陣痛楚由傷口隱隱傳送至胸口，那種刺痛是椎心的、刺骨的。

他努力掙扎著，他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了，他焦急地看著時間，理事會開會的時間馬上就要到來，他閉起雙眼努力不去想開會的事，而工廠裡無數求助的眼神正投射出哀求的光。他曾經答應過要幫大家這個忙的，可是，可是現在人卻在病房裡，怎麼辦呢？理事會馬上就要開始了，表決在會議開始後不久也將接續進行。羅青祥嘗試把吊掛著的右腳挪移下來，然後將身子蜷縮成一團，翻下病床，他拼命往門口爬去，他仰起頭想要抓住門下的下沿，他想只要現在立刻趕回公司，一定還趕得及理事會的表決。

參考資料

彭瑞金，〈第二代的工人小說〉，陌上塵著《失去的城堡》，2017年12月，頁8-11。

陌上塵，《失去的城堡》，台北：草根出版，2017年12月。（此書為重新選輯編排後的陌上塵勞工小說選集）

劉華真，〈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勞動抗爭初探〉，《台灣民主季刊》，第七卷第一期，2010年3月，頁31-64。

楊青矗，《工廠人》，高雄：敦理出版，1984年6月第X版。

———，《廠煙下》（《工廠人》第三卷），高雄：敦理出版，1978年12月初版。